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三十一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七

林垐字子野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海澄縣有能名邑有妖人能緣壁走簷伏水中一二日以劍術惑衆聚黨千人聞都城陷將舉事垐聞即捕破之兵士乘亂鼓噪者悉治以法

已而棄官去閩立國上欲置之左右黃道周督師請與偕行
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
銓缺人僉舉𡌴召還授吏部郎中在職清峻一時請托遂絕
扈上至汀江楚迎駕疏相繼至上欲出汀州入贛

清兵已度閩關上倉卒西行

清兵蔽江而下羣臣不能從𡌴號慟而返走山中時歌時哭
有所怨憤形之篇章讀者無不泣下丁亥七月魯王由海入
閩郡邑響應福清人推𡌴為兵主𡌴別其父曰兒當死久矣
受命守海䆠失城池當死扈蹕不從當死再使延命漏刻恐
以不令之名貽羞父母乃苴屨負戈雜徒旅中攻福清身被
數創猶勒兵戰矢中喉死𡌴之友人葉子荪者初在營中為

大兵所獲使之作書招塗子器受紙筆書絕命詞投之亦被殺其宗人汝耆字心汲以鄉舉知沛縣天啟朝官御史巡城杖内侍曹進傅國興魏忠賢亂政不能殺也時稱其剛直江南立國起為雲南臨沅道以海鍾不靖貶秩魯王至閩徵拜兵部左侍郎總督義師丁亥十月攻福清兵潰被執除夕服金屑死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難抗言願自回籍被拷掠歸唐王立以兵科給事中宣諭浙東張國維熊汝霖不奉詔中藻返至金華朱大典客之薦之隆武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中藻取苎獠菁獠諸種人練之為卒時稱能軍閩敗率衆歸魯王復福寧長樂進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使出財佐
軍士卒樂為用故其兵最盛鄭彩專主閩事心勿善也中藻
亦不相下由此有隙上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中藻
在福寧彩反掠其地
王師乘之來攻城中藻善守所殺傷
大兵四五千人戊子十月
王師傳乃城十里掘濠樹柵環之城中求戰不得明年四月
食盡中藻知必陷為文自祭吞金死其時中書舍人陳世亨
聞魯王至閩亦以一旅復安固投兵莫繼被執不屈死而永
福長樂之復陷也鄉官給事中鄒正識御史林逢經字守一
王恩及皆自殺

朱繼祚莆田人萬曆己未進士選入翰林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而罷南渡時起故官協理詹事府事未赴南都陷隆武帝嗣位召拜東閣大學士明年八月扈駕幸汀州無何帝蒙難繼祚還其鄉魯王監國之三年正月王在閩安鎮鄰境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與同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城守城者為監司彭遇颽故宏光時御史也令其將出戰而已登陴樹大明旗幟其將不敢入遇颽遂以城降繼祚入守之三月王師至城復破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嵋知縣郁廷諫並死之芬嘉善人宥莆田人俱癸未進士廷諫杭州人也魯王二年中所復郡縣至是盡失云

張肯堂字載[闕]號鯢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知濬縣擢御

史巡按福建後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江南立國肯堂選兵三千令副將周之藩率以助防江璽書褒之漳泉山賊數萬出沒刦掠肯堂按行勦撫踰年悉平唐王入閩迎於水口驛加兵部右侍郎尋為吏部尚書改左都御史賜上方劍尚理兵馬錢糧節制諸鎮便宜行事丙戌春上至延平以肯堂為留守尋議率師由海道入長江窺取金陵以屬肯堂改總制浙直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鶴芝之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將後軍行有日矣鄭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代為總制必昌芝龍私人也上乃命肯堂回福京監鄉試事畢赴行在未幾上出延平肯堂不從會周鶴芝還自浙海遂入其軍駐海壇山尋取海口海口破肯堂

海入浙阮進之禪將周宏益刦之於路丁亥六月至滃州黃
斌卿館之有所謀不用肯堂鬱鬱無所發舒知且亡以詠茂
漪託之中軍汝應元嘗與人書曰銅槃之役僕豈敢後顧飄
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羽魯王既失閩地駐健跳所肯堂勸
斌卿迎之不聽及定西侯張名振殺斌卿始迎魯王入滃州
拜東閣大學士居二年辛卯八月王聞
清兵渡海張名振與英義將軍阮駿扈之出滃州肯堂居守
九月二日城陷先一日肯堂冠帶北面叩首將就縊閽門人
蘇兆人已縊死廡下肯堂取酒酬之曰蘇公待我遂歸至雪
交亭視其子婦沈氏妾周氏方氏姜氏畢氏次第就縊乃題
詩於襟自縊亭之中梁其僕張俊彭欽從死汝應元已為僧

至軍門乞收葬將亦義而許之雪交亭者植一梅一梨其間花常相損因以名亭皆嘗讀書地也

吳鍾巒字巒稺號霞舟武進人弱冠為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為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貢生教諭光州從河南鄉舉遂成進士時年已五十八矣崇禎七年也授長興知縣以禮抗倨人崔璘為所誣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府推官南渡陞吏部主事未至而金陵亡赴閩中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天下分崩資羣策猶恐不支尚欲拒人言耶鄭氏為上患之欲往贛州鍾巒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地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鋭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猶可自固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上不悅出為廣東副使

未行而閩又亡遁跡海濱魯王之出海也鄭彩以其軍奉之至中左所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鍾鼎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耳王以為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遊食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絡齊楚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千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核實其兵則稽其軍籍職官則考其敕符王是之陞禮部尚書從王還浙海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率見於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鍾鼎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世失教士耶王在滃州鍾鼎退處普陀及閩城圍急鍾鼎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

難吾為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遠臣不得從死闖事之壞吾已辭行不得往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土捐軀徇節即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滃州辛卯八月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奉先師神位登座舉火自焚年七十五

朱永祐字爰起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文選罷官唐王立起太常寺少卿監平海將軍周鶴芝軍勸鄭芝龍毋降不聽將遣力士趙敬刺之亦不果魯王至與鶴芝攻復海口鎮東二城將以居王尋不能守丁亥偕張肯堂徐孚遠至滃州永祐好與借人上下咸得其歡心故雖黃斌卿之猜忌亦相善也及斌卿誅王駐滃州以為吏部侍郎進尚書

城破病不能起遂被執帥曰薙髮則生永祜曰我髮可削何待今日剖其腸而死僕負尸出城流血霑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乃爾耶血遂止

李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初知長興縣調秀水大革漕弊南渡遷車駕司郎中出為蘇松道副使閩中授尚寶寺卿魯王入閩召廵撫福寧城破從王至浙轉兵部尚書是時諸臣寄命舟楫者日炙風餐面目黧黑獨向中白皙如故居父喪城外

大兵取滃州召之辭因發兵捕之以縗絰入見帥問之曰聘汝不至捕汝而至何說也向中曰前則辭官今來就戮矣遂見殺

朱養時江陰人官兵部郎中台州守道耿應衡遣人入滃州以日者術見王謂王當有災定西侯張名振信之使讓王擇日詣壇養時上疏爭之名振不聽養時怒曰使中土聞之謂行朝無一人矣城陷自縊

林瑛字玉之福建人戶部主事同母妻婿女五人航海入浙婿隨鄭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為人紉衣給食已而女又死兵入滃州瑛與陳氏分樑而縊其餘死事者左都督張名揚定西侯名振弟也名振扈王出名揚居守城陷母范氏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安祥將軍劉世勳通政使會稽鄭遵謙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主事蘇州江用楫會稽董元會福建朱萬年臨山衛李開國長洲顧珍顧宗堯

中書舍人吳縣蘇兆人工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參謀順天顧用楫諸生福建林世瑛皆自殺而錦衣衛指揮大興人王朝相奉王妃陳氏貴妃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太監劉朝兒等死者凡十八人

逸史曰魯王自浙至閩所克復者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謂非林垐諸人力哉亦幾一成一旅之聚矣然卒無成者天也大木已推乃欲藉枝葉以成林不亦遠乎其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舟山環海元為昌國越王句踐欲置夫差甬東即此地也明隸定海設參將一員隆武命黃斌卿遂鎮之遂欲擁拒其地王至不內卒為定西諸將所誅王乃駐蹕焉

大兵出攻歷年而後下豈其地勢險要固與燕山金陵與非

也語曰朋黨執虎十夫撓椎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明之遺臣在焉舟山破而明之遺臣盡矣其徇義多於兩都何也曰當日諸臣之不死有二其一私妻子保富貴偷生無耻之小人也其一懷才未試抱申胥之忠矢田單之智庶幾得當以報者也至舟山而二者之臣無矣慕富貴必不至至者皆志在死忠者也地末天荒鯨鯢為伍豈尚有餘望哉故君子無責焉非無襃焉襃之以其始至矣也非以其死終也責之無可責焉矣至此而後臣事畢矣雖然我聞之海上有十洲三島神仙聚焉安知諸君子非以兵解而捿托其際者乎

南疆逸史卷三十一

南疆逸史卷三十二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八

熊汝霖　錢肅樂

張煌言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以治行高入為戶科給事中在廷名敢言卒致忤意降福建按察使照磨宏光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詩定策罔計復仇處堂未已且為鬭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阮大鋮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材草澤中尚不乏人

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毋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四鎮之設也汝霖言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江以北開屯設府曾堂奧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未幾奄人欲復廠衛汝霖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因言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降叛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健卒徒為寇藉先帝旁寄内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破格用人而邊材督撫首竄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廷思先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矣甲申九月奉使淮南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中揣摩日熟少宰摇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進宮詹追贓定罪無煩司

逭躁徑竄出誑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
遷輒詈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眈眈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
刃告變之用者環伺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置
國郵於闤闠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南朝佳麗
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耶其語無不切中迨不見
用魯王監國紹興畫江而守汝霖謂非長計欲令諸師畢渡
不聽乃率所部千人從小亹渡江進至海鹽集其老父豪傑
激揚忠義灑淚誓衆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
行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
是浙西吳中各響應一時號為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
都御史總督義師閩中詔使劉中藻至議開讀禮汝霖持不

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
者王耳若我兵能復杭城主上早正大號己是有名若其不
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
而議迎詔未晚也時張國維亦持此議於是人心始定丙戌
六月朔浙江兵潰汝霖從魯王至由海道至閩會隆武蒙難
郡縣盡降王以汝霖為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
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
於鄭彩彩暴橫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霖稟
擬恒右瑞彩積恨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洋舶常恐遵
謙之襲己也汝霖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
李茂與汝霖奴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即以合

謀告變汝霖遂為彩所害並其幼子投海死中

錢肅樂字希聲號虞孫又號止亭鄞縣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為諸生有盛名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州瀕海而富多貴族豪奴黠吏相緣為奸其暴惡之民習拳勇健訟辯智肅樂立法嚴明視事精敏居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乙酉六月杭州不守浙東議降肅樂大會縉紳諸生於城隍廟開陳大義謀起兵邑人有不利者陰致書定海大帥王之仁謂翁翁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虜妄書生指肅樂也之仁至反從肅樂時郡縣有司皆逃肅樂乃建牙行事封府庫收符籥標兵皆來受約束兵餉咸集乃遣人迎魯王監國肅樂亦至紹興畫江防守分汛

爪漶擢右僉都御史遷左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蜚遯不肖擯斥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社稷賜卹諭祭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擢傾中外共指奸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庭無裨君杌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聞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襲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滿舟之中回翔梵林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强半宏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為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票赤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

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損調發既煩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而彼營又來以射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搒掠牢囚以刑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惴惴以不離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朝議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上供本郡閣次轉給王藩翁樂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遣散但臣自舉義以來大耻未雪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浙師既潰從海入閩隆武授以原官閩亦尋敗隱於福州之化南魯

王至肅樂乃出進兵部尚書王謂諸臣曰江上之時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肅樂請以建國公鄭彩為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又言兵貴精練練兵非旦夕事也請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別為六軍一切封拜掛印悉停罷懸六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今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把總守備等官各以印佩王以為然自是兵威頓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鄭成功所營之地也成功不肎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鄭彩自以其軍連破郡邑成功不與焉是年十月肅樂頒明年戊子魯王三年曆於是海上有二朝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肅樂薦沂春為右副都御史鍾巒為通政使且寄書兩人曰

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翻然就道而隆武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肅樂每日繫河船於王舟之次票擬章奏封進則牽舟別去匡坐讀書而已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曰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司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於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鼎沸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從諸鄭彩降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藻

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負彩彩使人刺得之相見彩故誦書中語肅樂固有血病至是憂憤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贈太保謚忠介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於福清之黃蘗山

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人幼豪邁能文章善射崇禎壬午舉於鄉魯王立國煌言與錢肅樂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入海依黃斌卿於舟山明年松江吳勝兆反以右僉都御史監定西侯張名振軍以應之至崇明颶風覆舟煌言脫身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部上虞之平岡山寨庚寅魯王居舟山煌言復從之舟山破從王至閩海時鄭成功縱橫海上兵頗盛遙奉桂朔魯王為寓公而已

癸巳冬返浙明年復召名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烽火達於江甯以上游師未次至左次崇明須之舟入長江掠瓜州儀真抵燕子磯江甯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無響應者遂乘流東下連營浙海戊戌永曆遣使投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成功北行又監其軍抵羊山擊龍為虐海船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於是返師己亥成功全師犯江甯煌言以所部數千人並發謂成功曰公不如先取崇明崇明江海門戶懸州可守脫有疏虞進退有據不聽以煌言為前軍陷瓜州城義師所向成功欲先江甯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我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為之奈何煌言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

功然之即請煌言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小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别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虞江楚之援師且至也枕拒蕪湖足以制上游七日煌言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截上流一軍狀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偪徽州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送款郡則太大平甯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陽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應作三縣煌言考察黜陟長吏如州狀行部事江楚魯衛人士多至軍門受約束歸許起

兵相應無何而江閩之敗聞煌言方受徽州降乃返蕪湖初煌言語成功曰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師分徇郡邑金陵出救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鱗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聽自以為旦夕且下士卒釋戈而嬉縱飲奏樂官兵諜知之以輕騎襲破之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官兵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大敗成功亦遂乘流出海並撤鎮江之師而去於是橫江之艘皆屬官兵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歸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歷霍山英山渡東溪嶺追兵奄至士皆竄止一僮一卒從迷失道土人北人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者亦去茫然不知所向忽有

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
人之友識為張司馬憐其忠義導之由樅陽湖出江渡黃盆
抵東流之張家灘隨行建德祁門兩山中煌言方病瘧力疾
至休寧買棹入嚴州恐浙人熟其面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
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
入閩海遺客羅子木至臺灣責成功出師不聽明年煌言復
歸浙海田長散兵居於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
港通舟其陰峻巖峭壁於時閩粵皆平惟煌言尚在議者謂
煌言不死傍海且復逞
朝旨急購之係累其妻子族屬以待煌言之小校降欲致之
以為功與其徒數十人走普陀偽為行腳僧會煌言之糴舟

至羅人為其僧也呢之小校出刀以賀羅人令言其處擊殺
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蓄兩猿以候動靜船
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備矣小校乃以半夜出山
之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煌言並其從者羅子木楊冠玉
七月十七日也至甯波張帥舉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
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
日至杭州供張如上賓督撫而下無不敬之省中人賂守者
得睹一面為辛七月七日遇害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從死子
萬祺先三日死於鎮江煌言精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
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
變徘徊假寐夢金甲神告曰上帝日中取汝與其友王采薇

言之言未既而兵入杭人張文嘉萬斯大葬之於南屏之陰
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縣人
逸史曰監國之事熊錢二公始之張司馬終之三人者固天
下才也使當明之盛世且與於王爭烈矣不幸而植末流謀
之不見用用之不得盡其才譬之九尺之軀俯首矮簷下吁
可悲也熊錢阨於强帥熊既亾終錢亦賚恨甚矣盜賊小人
豈可與共功名哉司馬之殉義也余尚童稚粗知人事見長
老述之未嘗不流涕也

南疆逸史卷三十二

南疆逸史卷三十三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九

守土

嗚呼封疆之吏與地存亡郡縣之吏與城存亡人臣之通義也明之末也為吏者既朘削以致變及賊至則搶頭鼠竄列郡土嶺求之其捐軀以報者寥寥也間亦有之豈非歲寒之松栢也歟余於死事之大者既各誌之以傳矣其餘守官不去罹慘酷而自甘者雖他事無所表見亦不忍沒自宏光迄永歷列其姓氏云

任民育　　劉從直

王纘爵　周志畏

羅伏龍　楊振熙

黃鉞　吳道正

王志端

揚州自史閣部死義外文吏得九人焉知府任民育字時澤濟陽舉人善騎射為鄉里捍患里人徐標巡撫真定薦其才用為贊畫經理屯務明年授穎州知州兵疫之後戶口死亡略盡而征賦如故民育乃核州田計一萬九千頃荒者半焉於是並八十里為四十里止征現戶民甚德之甲申冬陞揚州府知府可法甚重之以戎服守鎮淮門城破馳歸易緋服坐堂上曰此吾土也當死此左右皆奔散獨吏陸某者侍兵

至欲擁之出不行遂殺之妻子投井死陸景亦自經以殉同知曲從直與其子分守東門父子皆死從曲字完初遼東舉人也監軍同知王繼爵字佑申鄞縣人以祖廕入大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溧水篆清介剛直忤上官投劾歸乙酉起揚州監軍同知可法謂曰君書生不知兵奏改京職可乎繼爵曰下官世受國恩豈敢避難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之及城破遂從死江都知縣周志畏字一畏號松雪與繼爵同邑癸未進士年少敢任果於決事高傑將士在城暴横志畏屢戢之反受挫不勝憤求解職會新喻羅伏龍至可法即命代之伏龍先由舉人知梓潼縣代志畏受事甫三日城即陷兩人皆死於兵而志畏妻子僕隸闔門殲焉無

一人脱歸者其時兩淮運司揚振熙揚州監銅僉事黃鉉通判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亦皆死振熙臨海舉人鉉彭澤舉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字研方孝豐人諸人行事惜乎軼矣

司理府君

先伯父司理公諱獷姓温氏初名以介字于石號寶忠湖州烏程人生三歲而孤母陸太孺人苦節五十年卒被旌於朝少為諸生有學行名譽赫然湛深於易為教授大師性至孝母没廬於墓出入必為文告丙子舉於鄉始易名癸未成進士年五十九矣授徽州府推官甫蒞任京師報陷公慟哭誓死亟訓民兵繕城堞清盜寇為保障計明年南都亦覆知府秦祖襄遁諸僚屬悉遁公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

其印召士民慰諭之衆感泣願守遠近從而保者數萬家會僉都御史金聲舉兵績溪公與為犄角且轉餉給其軍而徙家於瀹坑村語諸吏不得通家問凡四閱月聲敗嚴兵登陴郡人黃澍以城獻公抽刀將自刎吏叩頭曰不念夫人公子乎公曰然孺人欲偕我死不可不成其志趨歸瀹坑釃酒以訣夜闌僕婢咸就寢長女寶德年十五假寐茅孺人趣之起女曰何為曰死耳女延頸受帨未絕復刃之孺人整衣卧公取刀截其喉有項呼曰未也再刃而絕乃書遺令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薄棺火葬不必還屍投筆長嘯抽刀自刎聲如雷震乙酉九月二十四日也越日復甦居人舁之幕府視其創皆驚歎進之食揮之又五日自手裂其喉而死先君往迎

其喪而撫其孤先君幼學於公性尤方介公殁隱居終身公少館嬰林吳氏有官長沙丞名義士者城破不屈死之全家殉焉例得附書

閻應元　侯成祖

江陰小邑也而城守之嚴江以南無若之者則賴於典史閻應元侯成祖之守金山衛亦似之應元字麗亨通天通州人崇禎末授江陰典史江盜百艘乘潮抵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拒戰連殪三人寇退以功陞德安主簿道遠未赴寓居沙山乙酉南都郡縣降附檄至江陰諸生許用德昌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削衆曰然則城守乎相與設太祖像拜且泣城內外應者萬人推新尉陳明選主兵明選曰我不如閻

君智勇可屬大事於是馳騎迎應元應元率家丁四十人夜
馳入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私於君者諸君其無
以生死爲計衆曰諾乃問曰有餉乎巨商程璧前曰某願捐
三萬五千金輸者次第集又問曰有軍資乎明選曰前兵備
道所製火藥火器故在也發之得火藥三百罌鉛鐵九千石
大礮百烏機千張乃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藁布帛酤酒
鹽醢皆是且曰城苟完何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遑恤乎家
衆曰然於是餉粗具乃治樓櫓修堵堞令戶出一男守城餘
丁傳餐已乃分城而守令鄉兵設伏四郊待遊騎至而殲焉
部署甫定而外圍合當是時
大兵所過邑無堅城守土吏或降或走即閉門拒攻之輒

非遲不過旬日故漫視南土謂可以無血刃而傳聞江陰設
守甚嚴兵至境上輒賊殺相與大駭於是大出兵薄城下者
且十萬列營百數圍數十里依君山起壘下瞰城中矢聚如
雨城上雜發礮擊之夜遣壯士縋城下順風縱火軍亂自
相蹂踐死者數千始移營去居民黄雲江善弩傳以毒藥中
人輒斃陳瑞製木銃近者糜爛應元創新意製鐵鏈擊以長
繩能刺人於城下
大軍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絙護
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命人運大石視缺者壘焉又嘗
矢盡乃束藁為人夜立埤睨間城上擊鼓鳴金人噪若將縋
城斬營者

大軍驚矢蝟集比曉獲矢無算凡守禦之法殫極智巧
大軍乃潛師遣降將劉良佐來助臨城呼應元與語應元曰我一典史議叙臣耳猶不忘故國汝爵為列侯握重兵不能為國捍禦反為敵前驅有何面目向我邑人耶佐良慚而退

八月松江破李成棟率所部十四萬至艇黃蜚吳志葵作書招降志葵在城下陳說利害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搴旗為人所縛死已晚矣何喋喋為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淒聲悽惋。

大兵聞之者皆為泣下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親為裹創死則酬酒而

哭之明選寬厚嫗煦善撫循士卒往往流涕相勞苦士皆樂為之死雖知危急不少變外兵既盛攻愈急礮聲徹晝夜城中死傷日積矢石亦盡二十一日大雨如注城傾

大軍羣擁而上應元率死士巷戰所當披靡殺傷以千數奪門不得出投於前湖水淺不死遂被執良佐持之而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為見貝勒不屈膝死於棲霞禪寺用德明選自焚死城中屍骸枕藉街巷皆滿凡攻守八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

大兵死者亦六七萬嗟乎應元之守善矣惜所守者小邑耳使南京得如應元者而守之明豈其亡哉隆武聞而泣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敬而拜之應元至今廟

食江陰

侯成以承祖字懷玉世襲英山衛指揮松江之起兵也集諸鎮議承祖率兵至欲共襲大軍而吳志葵忌之阻其謀承祖恚曰然則府城毀之總戎承祖以金山為存忘耳歸而治兵設守禦未幾志葵果敗松江亦破進攻金山承祖坐睥睨間親受矢石緣城上者立刃之屢進屢卻不能入八月二十四日江陰既陷李成棟還師助之守卒皆疲俄有内應者啟各門以入承祖與其子傑巷戰衆且盡傑被執罵不絕口見殺承祖被執説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勳子孫不替食祿二百八十年矣今日不當一死報國哉至文廟前曰此吾死所再拜於先師遂受刃

顧咸建　　唐自彩

過俟民

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與兄咸正俱癸未進士咸正授延安推官而咸建得錢塘令錢唐本劇縣是時連歲大祲米價騰湧民至剝樹皮採野菜為食而三餉疊加雁科愈急長吏以解額為殿最里甲往往雉經倉門咸建下車分兩稅為十縣限令同甲自相曉諭不以官符追攝集父老告之曰寇患若此朝廷師旅四出徵餉非得已也爾曹受列聖深仁獨不思急公分上憂而煩我遣胥吏乎民皆曰使君愛我我何敢以逋課負使君輸者填溢無後期者京師變聞人情洶懼咸建出令曰天未厭明德新天子詔即至若無恐戢奸警備愈嚴

宏光立御史彭遇颾士英私人也出按浙江横甚遣奴客四出剽掠百姓憤怒聚譟於署遇颾出兵擊殺七十餘人民洶洶思變威建馳撫之得已遇颾旋劾罷及揚州失守馬士英方國安鄭彩輩威集錢唐城中沸鼎威建率士卒日夜防禦軍得少戢

大兵將至巡撫張秉貞恇擾不知所為總兵陳洪範勸之納款威建爭之不能得秉貞遂挾潞王出降威建棄官去大帥遣騎追之及於吳江還抗詞不屈閏六月朔殺於忠清坊士民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繼不集閩中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威正之選推官也延安已為賊所陷未赴而京師變需次於家至丁亥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欲與提督吳勝兆共

舉事為人告變甾成正子天遠所逃捕得之子龍死成正執
至江甯總督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成正答
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默然與二子天遠天邁俱見
殺

唐自彩字西望四川建州貢生兵部侍郎階泰從父也崇禎
末授臨安知縣而無錫貢生過俊民方為訓導自彩居官廉
多德政尤振興文教與俊民相得甚歡臨安故小縣俗醇樸
易治自彩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及
大兵至浙省城大吏皆遁降邑人大震自彩歎曰臨安彈丸
也以戰則無兵以守則無食且爾民素不習兵革無徒苦父
老為也冊印具在聽邑人之所為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

與其姪偕豫攜家人入梅塢俊民亦匿山中士民遂賫冊印赴省大帥問曰若令安在民前曰令唐君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敢守土已入山隱矣大帥曰果賢耶我還汝令若迎奉之我不必別遣吏也士民入山迎自彩出堅不可閱兩日大帥聞自彩終不出下檄置令新令至欲自媚説上言自彩山中陰集兵虞有變總督張存仁乃遣兵執自彩俘其家是時八月值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為學博攝廟祀也我在豈可令大聖缺一祀乎刑牲具醴侵晨入城行禮甫初獻而執唐令之兵突至見堂上峩冠博袖執笏者問何人或告之曰學官也因前縶之俊民大罵叙於功臣山下自彩至不屈總督曰昔有宋受命吳越納土臨安故事也若毋自

若我知汝賢吏故不加兵縣民得汝多矣行且薦於朝慰諭百端自彩言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總督指其家曰獨不念小妾幼子乎自彩曰大丈夫豈以兒女子易大節卒與其姪偕死妾大呼主死妾願從官若憐我幼子有乳姬在延頸受刃其子既長遇蜀人得歸隆武贈太常寺少卿偕豫字儆子亦貢生贈太常博士而俊民竟無為請謚者

戴重

戴重字敬夫和州人十四為諸生國變與同學為不敢忘社又為復仇史以見志宏光元年歲貢廷試第一馬士英當國以重應制詔譏切時務啣之將中以罪中允趙士春爭之乃寢選授湖南推官士英索其澄泥硯不與以五百金購之亦

不與乃改麾州會南都陷諸義旅羣萃太湖而重與王元震自為一軍與吳江吳易宜興盧象觀相聯為首尾攻湖州破之磔降者三失而三復之轉戰三月傷於矢遁居僧寺作絕命詞十五首絕粒以死湖人私諡文節先生

鍾鼎臣

鍾鼎臣字彝公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授甯國府推官累陞真定知府未赴宏光元年五月改授嘉興之官時南京已陷或勸弗行鼎臣曰見危苟免義所不敢出也泣嘉興踰月城破緋衣坐堂上僕人進爪杖劍斫之曰恨不以此破敵遂自刎

于召守虎鄰宣城諸生南都之亡郡縣兵起召輒集鄉勇應之久之不利走謁隆武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誓民曰父老良苦令不廉何能寬征我官兵曹法將戢兵自今往來騎無得横索廚傳暴吾民因大書於旗曰不愛錢不怕死懸於視事之所出則使人負以前驅轉相告語兵士見者皆劍戢縣境以靖民呼真父父及

大兵破浙東居金華次江山人皆震恐欲降召慨然曰大事去矣一邑何能支徒殘吾民耳聽居民往迎而肘繫其印冠帶北面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縣齋西偏之井以死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尸如生士民咸歎曰骨冷泉香矣

因置亭其上曰冷香亭晝夜嘗見形官為位祀於死民亦立

廟有像祀之恭城南景星山其後同里翰林院侍講施閏章

過江山親至井所弔以詩鐫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方公之

墓

南疆逸史卷三十三

南疆逸史卷三十四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

守土

唐王立國之日淺而其時死節之士甚衆蓋皆前之遺臣未殉南北之難而留其身以有待者也既各為傳今錄其守土而死者

傅雲龍　熊秉霞

鄭為虹　黃大鵬附

王士和　王景亮

胡上琛附

傅雲龍字蒸甫金谿人甲戌進士累官浙江僉事道分巡紹
台劉石學桂桐栢破楊六曾旺海洋平竺武四明降許都金
華功尤高陞福建按察使司副使宏光乙酉漳寇起雲龍單
騎往招之誅其渠魁而定隆武丙戌夏雲龍巖賊復起率師
進剿斬馘千數賊平進太僕寺正卿是秋
大兵由建邵入延平雲龍檄兵入衛躬抵南靖遍乞濟師無
應者移家入山巖招集義旅以圖後舉
大兵間道入漳迹得之見貝勒不屈漳士民多頌其賢貝勒
知得民心説降不聽明日露刃脅之叱曰殺即殺耳我豈可
威刦者罵不絕遂遇害年五十五冬十月也武岡伯陳秀經
紀其妻護其家得歸

熊秉震字九初南昌舉人官處州司理乙酉棄官隱於閩隆
武令以職方司主事守浦城
大兵過浦招降不聽遂遇害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進士知浦城縣上初入閩知其廉吏欲
拔置左右浦民留之乃擢爲閩御史留浦城有武將强奪商
人米爲虹繩之以法人言其市恩邀譽上知其忠不問且令
兼廵上游手系書慰將士歛手鄭芝龍旣懷二心盡撤閩隘
守兵闖浙東陷先回安平其將施福亦歸仙霞二百里間空
無一兵
大兵抵閩安行無阻爲虹歎曰肉食者不忠而屠民以殉之
乎還浦城啟門縱百姓去自刎丙戌八月也同時守閩者爲

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不能從師求為弟子執役每會講輒從旁竊聽遂知書能屬文舉庚辰進士知義烏縣有能聲擢兵科給事中治兵餉未幾從上至建寧上以仙霞關重地使閩人自為守及關破大鵬被執南面立曰封疆失守吾分應死

大兵射殺之

王士和字萬青金谿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務上言六事文職廣而委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繁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益勞移畢頻而民生日苦上讀之曰此苦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文武亦共儆戒令刊所上章分賜之召士和賜對丙戌夏轉兵部主

事尋知延平府時延平為上駐蹕地委重之八月仙霞關不守上倉猝奔汀州留兵部侍郎曹字泰偕士和居守

大兵至士和謂士民曰吾受上知遇不可生汝等當自為計毋使數萬生靈膏斧鑕也士民環泣其友亦勸之士和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君何為出此言且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秩二千石君恩厚矣不死人且謂主上不知人北面再拜繫印於腰自縊死

王景亮字武臣吳江進士南渡授中書舍人隆武改監察御史加太僕寺卿巡按金衢兼督學政奉命過好於魯衢州唐魯之交政令不一景亮久居之未有以報命也城陷自縊於馮家園衢州道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皆不屈死武臣則胡上

琛字逢聖福州右衛指揮使也性喜讀書時時竊讀吟咏年十八赴京襲職隆武加錦衣衛扈從至汀州遇變而返大兵入城曰吾世臣也豈可偷生令人入山採毒草其妾劉氏聞之願同死上琛喜曰爾婦人能之耶遂衣冠同拜天地祖宗各舉酒飲藥而死

曠昭　張亮　王養正

王域　劉允浩

夏萬亨

曠昭字白依遂寧人萬曆中進士歷官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隆武元年七月敕諭昭曰念卿在鳳陽撫綏士多甘藷之陰施於喬木握手道故何日能忘比以留都不靖孝陵重扃

朕已歛兵閩粤可數十萬劍及於窒皇屨及於寢門而諸豪
傑以六師一動必須萬全欲先合江右之軍次收兩浙之士
棲遲顧慮又踰一月朕獨居深念枕席之處常有淚痕想卿
聞之亦為痛心今人心思奮溫台以西衢嚴而下刎頸之士
亦數萬人欲發錢塘與大軍遇卿能率章貢之師決鄱陽下
采蕪指顧金陵濯足龍江番君之義不足高也雲閣臺麟閣
何常之有昭德得之感泣某月金聲桓攻陷九江遣所署九
江知府吳亮為書説降昭答曰昊天不弔弔先皇帝身殉社
稷乃臣子殺身成仁之秋而孤臣尚伏塵擁纛開府嶺疆誠
以本朝中興有地庶得藉雪犬馬之心豈知人謀不臧補報
無術賢奸雜處功罪不明使江上四鎮逍遥於西北荊楚大

帥結怨於江南故貴國無亡矢遺鏃之費遂越長江夫吳將軍之乞師貴國也本效包胥之義使貴國成復楚之功故荷戈執殳為王前驅今大仇未復宗社再傾逆闖構蜻蚌之勢而貴國收漁人之利豈天下所望於吳將軍者哉故為貴國計莫若窮追賊黨以正厥辜若亡命四逸則當傳檄天下捕購其首然後擇親而賢者以為中國主又簡人望以輔翼之其舊將擁重兵坐視國亡恣行擄掠為民患者殺無赦如是中國免水火之患奠之衽席皆貴國之賜也則厚玉帛通婚姻世講盟好永絕戰爭書之史冊豈不遺萬世之名哉興滅繼絕在斯一舉昭自東身待命不然者惟有背城借以一死報國耳南昌既陷昭被執同時安廣巡撫張亮為左夢庚所

執以獻亮亦忼慨不屈豫王高之使與昭同處謹守衛之二人同鄉也相誓求死會之降不得械至京師乃竝殺亮字揆伯內江人萬曆十七年進士

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養正自成進士宦遊大半在江西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有道天下高明之士養正從之游嘗知南康九江土賊鄧毛谿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恇懼議請兵養正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年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文藝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諸生多所興起宏光立陞建昌道兵備副使部署甫定而降將金聲桓徇江西諸郡望風奔潰養正歃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內叛

潛遣人納金師因襲陷建昌執赴武昌道過南康南康人泣
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

王域字元壽松江舉人除宿州學正陞有司城守有功歷工
部主事榷稅蕪湖時上游梗於賊商少而稅額增域上疏請
如舊從之南都陞本部郎中出守建昌加副使以清正稱乙
酉六月金師入南昌域與布政使夏萬亨副使王養正推官
劉允浩謀曰事急矣國無主何以聚衆乃奉益王監國
大兵進攻建昌七月朔城陷王出走域被執不屈送武昌

劉允浩字集生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家居間北京陷欲西
行說劉澤清起兵而寇至萊州允浩與張國士等擊走之奉
母南行時寇盜接迹聞其名不敢害抵淮與黃得功相結慨

然欲立功報國史可法壯之欲留之軍前允浩不可諾選南
都授建昌推官同輔益王
大兵來攻允浩督戰甚力殺傷過當城陷猶率衆巷戰中矢
被執
夏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婺源教諭陞西平縣時河南多寇
盜萬亨修備甚嚴居三年改知夏縣夏邑城小不足用兵賊
常頓兵城下萬亨解諭之而去劉超叛督師丁啟濬率諸軍
討之屯聚者且數萬軍器械不缺於供萬亨力也宏光立使
迎太后因陞江西布政使言者以為驟乃改僉事分巡南昌
瑞州保寧王避寇南昌其舍人豪橫萬亨執而笞之一府洶
洶皆持白挺作難民與格鬭將楚王府萬亨論之始止尋陞

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潰萬亨奉其母至撫州屬於門生閩南昌已為金帥為拒乃入建昌舉益王建昌破金帥以萬亨得民心將藉以撫定江西曰公從我且為大吏萬亨書絕命詞見志金帥知不可降然不欲加害送之楚帥一門死於建昌者三十餘人萬亨至武昌與王域劉允浩王養正施以略魯志省俱死傳首江西棄尸城下武昌人收葬於沱岩河題曰六君子之墓原抄此下有養正字蒙倩四川進士也餘二人失攷三句按養正已見前然字與里居俱不同殊不可解今依校者删去。

高飛聲　李翔

涂伯昌　梁于溪

高飛聲字克正長樂舉人授玉山知縣遷某府同知有巨寇

久莫能靖飛聲躬率兵擣其巢殲之尋以養親乞去黃道周
出督師邀與偕令攝撫州府事
大兵至遣家人懷印走行在而身守孤城及城破全節而死
隆武聞之嗟悼贈江西按察司僉事
李翔字飈舉邵武舉人崇禎己卯以貢生廷試會詔求言翔
上書切直幾得禍閩中授新城知縣先是
大兵逼新城舊令譚夢開降借犒師以斂民財奸徒乘之民
弗堪其擾導閩兵之守關者誅令令之黨與誅令之人日相
殘殺幣月未定尚書吳春枝趣闕來邵武以新令難其人特
疏用翔翔將入邑人尚欲拒之翔單騎入城斬黨令者一人餘
置不問人大服未幾鄉民與豪家有爭數十人譟城下翔諭

之不止且入城抄掠翔揚言永勝伯鄭彩兵且至乃遣三百人紅巾抹首攝弓矢從南門入衆皆奔已而知其詐也明日復聚翔曰烏合之衆易與耳不一懲艾衆且效尤率兵以出且戰且撫斬為首數人而定鄭彩初至新城聞大兵將至而逃監軍張家玉邀翔共守翔乃召募義勇日夜戒嚴親率千人入演武場督戰大兵已從他道馳入義勇戎散從翔逐者僅三十人比至城則留者三人耳翔直前斬三級而出四顧傍徨謂三人曰汝等可去我入城死矣策馬復入大呼曰我新城令也兵執之送建昌僵立不跪大帥勸之酒翔舉杯擲地帥遂斬之贈光祿寺卿謚忠莊

涂伯昌字子期江西新城人幼穎敏好學聞杭州黃汝亨名徒走涉江師事之已又之楚事郭子章於家皆得其指授家酷貧夫婦或竟日同食一瓜冬日被苎衣不恤也補庠生督學蔡懋德甚器之其後汝亨亦按學江西伯昌方居憂招之往謝不見人曰子昔者千里師之今咫尺而拒之耶答曰向者求師非見學使者也嘻我豈以師故越喪而往哉擕其子先春讀書山中宵分不輟庚午舉於鄉隆武立授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奉命至江西招集義旅歷新城廣昌至閩都會大兵破金聲桓徇江西之諸郡縣伯昌力守閩都被圍者一年城陷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乃自縊庚寅二月初十也城之未圍也先春奉母及妻匿山中

復出從父至城下僕告曰敵兵且至盍避之先春曰大人在城奈何舍之僕曰已往廣昌矣先春不信簪袖而往遂及於難先是伯昌有堂姪世名字仲嘉丁卯舉人隆武授龍溪知縣甫涖任而

大兵入仙霞關鄭芝龍迎降全閩皆潰世名獨不屈遣其子常吉出常吉曰父在兒焉往未幾被執皆遇害士民棺殮之葬淺土新守令至哀其忠各捐金贈其二孫助歸其喪世名偉幹脩髯性豪俠志氣慷慨為孝廉日當事愛其才贈之金輒隨手盡死時有僕黃錫黃楊王亨蔣三四人者同殉云

逸史曰二君皆以孝廉起家皆死忠又皆其子死孝忠孝一門何其盛也必如是庶不愧孝廉也夫

梁于涘字欽光江都人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乙酉
大兵至郡縣望風迎款于涘獨嬰城固守援絕被執金帥欲
降之不可禁南昌獄中五十三日日作詩文容有慰之者于
涘曰國破家亡自天子公卿百官北面受辱余一小吏所圖
曷濟然古今忠孝名節在人自立耳天下人觀于涘今日有
為之恨者有為之憐且怒者至於醜而笑之者幸免矣金帥
又欲官之客聞而賀于涘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弔官我者
可弔而不可賀死者形亡官者神滅吾豈以易神形哉九月
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死

黎仰明　　康汝健

胡重明　　徐君鼎

儒官至訓導微矣明皆以歲貢生為之其能守節義者不多見也於江西得四人焉雩都黎仰明贑州康汝健鄱陽胡重明建昌涂君鼎也仰明字奕和任浮梁

大兵攻饒縣令迎降仰明怒不從冠帶投山中後竟餓死汝健任廣信府脫儒服衣甲胄從總兵汪碩畫戰各門被執不屈死重明字養源以訓導攝雩都縣篆雩潰入告妻子老自為計吾受當事命即天子令吏義不可生乃緋衣至堂上張燭危坐兵至撚鬚憤遂罵死之君鼎為贑縣訓導展餉劇學有勞績城陷不屈死子諸生宏祐先督戰死宏社以護父闕死妻及諸孫女皆赴井為最烈云

黃克善　胡錫玉

其以禦賊死者湖東守備黃克善合肥人也甲申七月福建閩羅朱三家賊流入滋擾官兵合剿克善斬獲獨多馬蹶遇害將死將其鬚語賊曰毋令血染我鬚賊亦壯之而南京府通判吳錫玉死尤烈柯城賊寇南康錫玉手提鐵鞭率壯士數百人往剿時賊已去城三十里錫玉追及賊阻橋據岡為陣錫玉發一矢中賊冠賊拔嗅之曰未傅毒乃下岡返擊錫玉躍馬獨前揚鞭格殺數賊遂遇害贈按察司僉事錫玉字輯五歙人也

彭永春　徐可行

董四民　孫大華 附

左兵之亂死者四人皆微員也可以愧諸大吏矣彭永春武

陵人九江衛經歷四月四日左兵突入城永春曰我雖官卑然食朝廷之祿遇難不可以不死具冠帶命一僕舉火焚死署大書於屏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子女六人俱焚死

徐可行字三山九江衛世襲指揮僉事城陷閤都司董四民自刎於城上妻史氏妾姚氏偕二子俱赴水死大呼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投井死妻鄒氏子婦陳氏繼之可行大書於屏曰世受國恩闔門殉節以報投筆北向拜自經於望京門城樓

成啟字伯祜應天人以貢生任湖口縣主簿左兵圍城啟具公服端坐於庭俄而亂兵奄至啟叱曰國家養汝將以靖亂

何反為亂賊捽之下索金傍叱曰爾官也何金可索被殺其
時有孫大華者德化市民也左兵肆掠民不勝憤起殺一兵
次日衆露刃而噪總督袁繼咸不得已命究殺兵者莫得主
名大華慨然曰殺身以安衆何惜一死挺身出曰殺兵者我
也與衆何與遂斬以狥一城得解嗚呼此與顏佩韋等五人
何異世固不乏義士哉

南疆逸史卷三十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